**【名著细读】《边城 茶峒》：一个美丽的地方**

【作品简介】

《边城》是现代小说家沈从文的代表作，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边城》是一部充溢着浓浓湘西乡土味、乡土情的佳作。作者以清丽的笔触，描写了撑渡船的老人与他的孙女翠翠相依为命的纯朴生活，以及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的爱情悲剧。本篇节选自小说的第一章，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

原文解析

一个美丽的地方

①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官道”在中国古代是指公家修筑的道路、大路，也被称为“官路”。之所以称之为“官路”，是因为旧时土地都是私有的，连田地之间的田埂路也是各家的，可以不让旁人走。而“官路”用的土地是公有的，供大家行走时使用，但不允许任何人侵占。） 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 “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首段简要介绍了“茶峒”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一户人家。简要提及，并无过多介绍。从时间、文化上考虑，边城、茶峒是大城市的腐朽生活和“庸俗小气自私市侩”的风气的对立面。它代表了沈从文对其故乡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摧毁的淳朴民风的怀念。）

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概况》所述：“湘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地处湘、鄂、渝、黔边区，现辖吉首市和泸溪、凤凰、古丈、花垣、保靖、永顺、龙山县。”湘西地区是一个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生活的地方，以土家族和苗族为主体。由于长期的民族歧视对这个地区土家族和苗族的压迫和镇压，使得该地区一直处于“老、少、边、贫”的境地，人民生活水平极低。沈从文对湘西文化的书写，就依附在这片土地上。

②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形容溪水绕过山石缓缓流淌。）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作者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描写出溪流与山路的形态，生动又形象。）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了一枝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槽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缘那条缆索，慢慢地牵船过对岸去。船将拢岸了，管理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点慢点”，自己霍的跃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货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量，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作者用大量笔墨描写了茶峒的景物，溪流、山路、河床等等，在景物描写方面，沈从文借鉴了古代游记和山水诗的写法和风格。熔生动丰富的社会风俗画和优美清新的风情风景画于一炉，展示民性的粗狂强悍，民俗的醇厚善良，充溢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和返璞归真的牧歌情调。）

③但不成，凡事求个心安理得，出气力不受酬谁好意思，不管如何还是有人把钱的。管船人却情不过，（形容盛情难却，不好推辞。）也为了心安起见，便把这些钱托人到茶峒去买茶叶和草烟，将茶峒出产的上等草烟，一扎一扎挂在自己腰带边，过渡的谁需要这东西必慷慨奉赠。有时从神气上估计那远路人对于身边草烟引起了相当的注意时，便把一小束草烟扎到那人包皮袱上去，一面说，“不吸这个吗，味道蛮好，送人也合适！”茶叶则在六月里放进大缸里去，用开水泡好，给过路人解渴。

这里是对管船人的语言和动作描写，他不愿收钱，于是将这钱托人买了茶叶和草烟送给过渡人，从中可以看出这个人物的纯朴与善良。在语言方面，沈从文形成了一种自己的特色，将家乡话和普通话，文言与白话糅合在一起。沈从文的湘西书写打开了一扇窗户，向外界显示了湘西山水之美和民风民俗的古朴与神秘。

④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引出首段出现的老人其实就是这个淳朴善良的管船人。）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小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那么老了。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代替了天，使他在日头升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当日头落下时，又不至于思量与日头同时死去的，是那个伴在他身旁的女孩子。他唯一的朋友为一只渡船与一只黄狗，唯一的亲人便只那个女孩子。（首段指明白色小塔下有一户单独人家：老人、女孩子、黄狗，作者在此点明了人物关系，与首段相呼应。本段主要写老人五十年来一直忠实地守在小溪边，勤勤恳恳地做一个渡船人。支撑他活下来的就是那个女孩和那条黄狗。）

⑤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五年前同一个茶峒军人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这屯戍军士便想约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但从逃走的行为上看来，一个违悖了军人的责任，一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经过一番考虑后，军人见她无远走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当无人可以阻拦，首先服了毒。女的却关心腹中的一块肉，不忍心。事情已为作渡船夫的父亲知道，父亲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没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知晓女儿的遭遇后，父亲“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没听到过这事情一样”，这位父亲难道真的不关心自己的女儿吗？其实不然，这表现出的是一个父亲的隐忍与无可奈何，只能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让日子平静地过下去。）女儿一面怀了羞惭一面却怀了怜悯，仍守在父亲身边，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已长大成人，一转眼间便十三岁了。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孤雏：原义为失去母鸟的幼鸟，在这里比喻幼小的孤儿。）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本段引出翠翠的来历。）

⑥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长养：抚育培养、成长的意思。出自《荀子·非十二子》：“长养人民，兼利天下。”）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地在水边玩耍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翠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里培育和滋养着她。沈从文将她比喻成小兽和黄麂，以此形容翠翠天真活泼而又乖巧可人的一面。沈从文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写到水，这是他情感的流露。沈从文曾在自传中写道：“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水放大了作者的感情与希望，也放大了他的人格。

⑦老船夫不论晴雨，必守在船头。有人过渡时，便略弯着腰，两手缘引了竹缆，把船横渡过小溪。有时疲倦了，躺在临溪大石上睡着了，人在隔岸招手喊过渡，翠翠不让祖父起身，就跳下船去，很敏捷地替祖父把路人渡过溪，一切皆溜刷在行，（溜刷：方言词，利索的意思。）从不误事。有时又和祖父黄狗一同在船上，过渡时和祖父一同动手，船将近岸边， 祖父正向客人招呼：“慢点慢点”时，那只黄狗便口衔绳子，最先一跃而上，且俨然懂得如何方为尽职似的，把船绳紧衔着拖船拢岸。（将黄狗拟人化，写出了狗的灵性。）

⑧风日清和的天气，无人过渡，镇日长闲，（指整天从早到晚，悠闲自在。）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嗾使身边黄狗自岩石高处跃下，（嗾使：意思是煽动指使人干坏事。出自宋·周密《志雅堂杂钞·图画碑帖》：“百姓冉兴，为人嗾使打鼓告官家差役不均。”）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小竹作成的竖笛，逗在嘴边吹着迎亲送女的曲子。过渡人来了，老船夫放下了竹管，独自跟到船边去，横溪渡人，在岩上的一个，见船开动时，于是锐声喊着：“爷爷，爷爷，你听我吹，你唱！”

⑨爷爷到溪中央便很快乐地唱起来，哑哑的声音同竹管声振荡在寂静空气里，溪中仿佛也热闹了一些。（书写老人、女孩和黄狗闲暇的快乐时光，木头逗狗、听祖父讲故事、吹唱曲子——这样的日子平凡又美好，这是作者沈从文对边城风俗与人情的向往与怀念。）

⑩有时过渡的是从川东过茶峒的小牛，是羊群，是新娘子的花轿，翠翠必争看作渡船夫，站在船头，懒懒地攀引缆索，让船缓缓地过去。牛羊花轿上岸后，翠翠必跟着走，站到小山头，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且独自低低的地小羊叫着，学母牛叫着，或采一把野花缚在头上，独自装扮新娘子。（深处大自然中，小牛、羊群、野花都是翠翠的玩伴，她将自己装扮成新娘子，这是小孩的天性，显示出翠翠的天真烂漫。）

⑪茶峒山城只隔渡头一里路，买油买盐时，逢年过节祖父得喝一杯酒时，祖父不上城，黄狗就伴同翠翠入城里去备办东西。到了卖杂货的铺子里，有大把的粉条，大缸的白糖，有炮仗，有红蜡烛，莫不给翠翠很深的印象，回到祖父身边，总把这些东西说个半天。那里河边还有许多上行船，百十船夫忙着起卸百货。这种船只比起渡船来全大得多，有趣味得多，翠翠也不容易忘记。

沈从文以优美的笔触所建造的“湘西世界”被认为是一个“风俗美、人情美、人性美”的世外桃源，表现出了温情脉脉的边地风情。沈从文在湘西世界中表现了乡下人的自然纯朴、热情善良。透过这些美好的描写去探究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时，又发现其有极为真实的一面。沈从文的创作根植于对人生形式和人类命运的探索，以此创建了完整的乡土社会。

能力测评

A 识记

1.沈从文，原名 ，代表作有中篇小说《 》，长篇小说《 》，其散文风格追求优美、健康、 。

B 理解

2.下列关于原文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老船夫勤劳善良，七十岁了仍不辞辛劳管理渡船，从不想利用职业为自己捞取不义之财,与孙女相依为命，体现出责任担当精神。

B.老船夫知道女儿和屯戍军士的事情后“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并把日子过得很 “平静”，说明他对此事并不在意。

C.沈从文笔下的翠翠，与青山绿水作伴，心灵上没沾一丝尘埃。她乖巧伶俐，又带有山区女孩的淳朴，天真而不娇气。

D.老船夫、翠翠、黄狗三者相依为命，一起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这也勾起了作者沈从文对家乡的思念。

C 综合分析

3.下面对小说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和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沈从文的《边城》描绘了优美的自然景物和独特的民俗风情，歌颂了淳朴善良的人性，洋溢着浓厚的湘西乡土气息。

B.《边城》中的翠翠是作者着力刻画的形象，她美丽纯洁，活泼得像“一只小兽物”，虽沾染了社会的恶习，却是一个兼有自然美、人性美的形象。

C.小说重细节的表现力，翠翠面对陌生人时的神态和行为，生动地表现出翠翠对陌生人的防范心理, 也表现出淳朴天真的性格。

D.小说为读者营造出一个和谐联洽的理想世界，宛如清新悠远的牧歌，倾诉着沈从文对自然的感怀和对至善至美的人情的赞美。

D 鉴赏评价

4.翠翠是一个有着浓郁人性美的形象,这种人性美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请结合选文简要分析。

E 表达应用

5.作者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是在湖南湘西，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你的家乡是怎么样的呢？请参考文本，描述一下你家乡的风土与人情。不少于300字。

F 探究

6.《边城》是一部极具文学价值的小说，结合读过的小说，谈谈你认为文学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相关链接

沈从文《边城》与人类情感形式创造

邓齐平

对于《边城》的解读，自它诞生以来，许多研究者做出过各种各样的尝试，但始终难以企及《边城》的精神内核。《边城》1934年问世后，比较早做出评价的是刘西渭。刘西渭说：“《边城》是一首诗，是二佬唱给翠翠的情歌。”《边城》是“一部杰作”。我们可以将刘西渭的解读称为“牧歌说”或“情歌说”。另一种说法却认为：“沈从文是个没有思想的作家，在他的作品里只含有一点浅薄的低级的趣味。”沈从文是“一个空虚的作家”。我们可以将这种说法称之为“空虚说”。

此后，“牧歌说”和“空虚说”就成了评价沈从文及其《边城》的相互对立的两种观点。刘西渭、朱光潜等自由主义批评家注重的是《边城》的诗性品格，肯定沈从文所取得的文学成就。而一大批1930年代以来接受了阶级斗争学说的批评者，则持严厉的批判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沈从文只是“一个文字的魔术师”，“一个挂着艺术招牌的骗子”。“空虚说”对《边城》的批判和否定，在1949年后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在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冯乃超《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王瑶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沿袭的都是对沈从文彻底否定的态度。之后，一直到“文革”结束，沈从文的《边城》及其他创作，在文坛和研究界消失了。

1961年，夏志清在美国耶鲁大学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给予沈从文以充分肯定的评价。他延续的是“牧歌说”。针对“空虚说”，夏志清进行了批驳。他说，沈从文“卓然而立，代表着艺术良心和知识分子不能淫不能屈的人格”。夏志清对“牧歌说”进行了补充和拓展。他说，沈从文具有“忠于艺术的精神”，“有玲珑剔透牧歌式的文体，里面的山水人物，呼之欲出；这是沈从文最拿手的文体，而《边城》是最完善的代表作”。夏志清通过对沈从文1949年之前的大量作品的具体翔实的分析，补充和丰富了由刘西渭所创建的“牧歌说”。夏志清的评价，对1980年代后的沈从文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引发了新一轮的“沈从文热”。但在新时期沈从文研究热潮中，尽管对《边城》的研究有所拓展，大体上延续的仍然是1930年代以来的“牧歌说”和“空虚说”，并没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出现。

1980年，朱光潜作为沈从文的挚友，曾发文指出：“它表现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郁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的性格。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同一时期，被称之为新时期沈从文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凌宇，在对《边城》的研究中套用了朱光潜的结论。他说：“显然，《边城》融入了作者对湘西下层人民因不能自主把握自己人生命运，一代又一代继续着悲凉人生命运的认识，和自己生命从自在向自为途路中，遭受种种压抑的内心感慨。”“《边城》最终成为一种象征的抒情的作品。”由此，对于《边城》的解读，由刘西渭所概括的“二佬唱给翠翠的情歌”，进而被扩展成为沈从文唱给湘西少数民族和旧时代知识分子的“情歌”。《边城》中翠翠的爱情诗意，被解读成了沈从文对湘西少数民族和旧时代知识分子的“隐忧”。

此后，对《边城》持肯定态度的，大多沿袭的是这种“牧歌说”。至于刘西渭赖以立论的基本概念—人性—则被搁置起来。其中，背后的社会政治因素对学术研讨的干预，是学者们对“人性”三缄其口的显而易见的原因，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学者们自身文学观念的陈旧。而“人性”这一概念，此后很快就成为了新时期持“空虚说”学者否定《边城》的不证自明的主要依据。2000年，刘永泰说：“沈从文的作品不是表现了人性的优美健全，恰恰相反，他的作品表现的是人性的贫困和简陋”2012年，解志熙又说：“肯定人的自然本性或者说生物本性，一向是沈从文之人性观的基本点。”“由于理想化的创作旨趣，沈从文大多数乡土抒情小说中的人性描写，都过于美好单纯以至到了简单化的程度，缺乏人性所应有也必有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尽管解志熙申言要解读沈从文爱欲书写中的“诗意”，但由于基本立论点沿袭的是刘永泰的观点，与1930年代以来研究界所持的“空虚说”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区别。

如上所述，“牧歌说”和“空虚说”的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对沈从文所强调的“人性”概念的理解上。持“牧歌说”的刘西渭认为，《边城》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他说：“人世坏吗？不！还有好的，未曾被近代文明沾染了的，看，这角落不是！——这些可爱的人物，无不先有人而后——无己。这些人都有一颗伟大的心。”持“空虚说”的学者认为，沈从文作品中的“人性”只是“自然本性”“生物本性”甚至是“兽性”“性本能”，他们所说的沈从文创作中对“生的苦闷”“性的苦闷”的抒情，都是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性”概念内涵来加以理解的，从而在传统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意义上，彻底否定沈从文创作中的“人性”，自然也就彻底否定了《边城》创作的意义和价值。

无论是“牧歌说”还是“空虚说”，他们对沈从文《边城》及其他创作中人性的理解，与沈从文所理解的人性之间，存在着差距，甚至是巨大的鸿沟。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探讨沈从文所坚持的人性概念的意义和价值。

延伸阅读

